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輯

沈雲龍 主編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九十集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金氏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著

錢玄同題



## 近代二十家評傳序

一時代是大多數人之思想言行，必隨極少數出類拔萃之學者之思想言動而轉移；其轉移之範圍以幾何；其取法以何物；青年志士各趨所宗而追求；農工商實業層層用仰而奮勵；靡然而風，轉移變化；是亦非，非亦非；行亦行，止亦止；進亦進，退亦退；取亦取；守亦守；變革亦變革。其則雖顯微，斯位顯摩；雖有直捷開豁，較極情極，或多成寡，有偏有全之各端；而要其以一時學者思想之結晶，而成一時代之風尚事業，蔚為當世成將來之文化大觀，則古今中外，莫不皆然。也層層展，何待措數。而其探討之苦心，奮誠之精神，進化之偉圖，自造之智慧，搶世變時之毅力，執事各本所備，各展所長，而各有其不可磨滅者在？

火線之燃，以次推展，雖或因燃料項項及火時之關係，然有非激成莫此；但先如不然，後無從燃；亦不能謂其口為燃，其段為不燃，文化思想之革進，絕無懸然之火線；先如其故，後承以進，自為之斷，何從而革。且當時為新，過時即舊，今又非為舊，後亦自今非新。故儘可謂文化思想之演進，有以作其計；若其演進者為不進為無價值，則大謬不然。發明飛機者之不慮度說創出輪船，亦謂其說輪船者之不自居其製木於舟，而在船製代則之中，皆負承先發後之任，而皆曾有其相對於社會之功。為可不俾其說則其最有關於世之學識，必其學，轉其口，復使其一切著作，以表顯一時代思想起伏之關係，又其傳佈之新聲，及其有關於政治

社會教育文藝之小大，俾後之人得以考覽檢討？況其生者，猶在努力不懈，其成功之所屬，應得圖報乎？

定縣王君森然教育事業而兼文學家，講授著述之餘，頗致力國學之整理，噴著吾國近代二十家評傳而後始，余涉獵之。見其所收三，非一代宗師；即各學專家，詳探其行，細大不捐，以推闡之策，寫繁複之事，成散并陳，功過不掩，開闢疆土，亦論悉精，而於國人思想革變，主張同異，咸相反而相成，視矛盾而互資，尤能尋根探源，翻徹隱微，不愧為國人知己！直現代有價值之信史！故吾以為即名是書為中國近百年學術史亦亦可，或名是書為中國近百年學術思想變遷史尤確，余先睹為快，復有感於中，烏可不贊！

一九三二，九，二八，於北平，歸原王瑞鑑。

## 自序

今日之社會，乃一黑暗卑劣醜惡衰頹之社會。上自國政，下及民生，無分公家事業，及私人行爲；跌於日聞於耳者，無不令人震驚感傷。此種現象，既無愈於數十年前，然則此數十年間之一切情勢不難臆測大小，而北京者，其無益於國也可知。救之之慮，端在改正國民之根本信念。根本信念：一爲學術系統，一爲實用道德。如不詐不欺，必忠必信，見義勇爲，作事負責，高尚其心志，篤厚其感情，堅恆其精神，永固其毅力，奮鬥而輕個人，崇公理而抑私欲，精神方面，固應使全國青年，各求精力之鍛鍊，事業之奮進；消極方面，亦必使全國青年，求人格之感化，以正其一生之信仰，鞏固其自立之基礎，則所謂實用道德也。人格既立，求之學術，學術養成，則風氣自然丕變。小之可以獨善其身，大之可以兼善社會，然後國家任何事業，任何政策，行之皆可收效；任何當局，任何上政，施設改革，皆易成功。反乎此，則江河日下，災之繼至，如絃外多，名義繁，益爲禍亂之階也。

試觀今日之出版物，各子輩出之銅製品，其能維持學術系統，增進實用道德者幾何？不特無有，且多於相反對之方向用力，其學術設立門戶，私相愛憎，其道德執守教條，曲盡周詳。欲求其人之自強上進，以節制度，足爲一代青年範者，不可多得；欲求社會之不黑暗卑劣醜惡衰頹，又烏可得耶？蓋吾國之國民性太偏重於功利也久矣！惟事計算敷衍，精神虛費，行事軟弱，兩俱缺乏；今又加以國內政治民德之頹落，重以新

家經濟生活之壓迫，雖言乎修身立德成仁救世之偉大心願功業也。國人沈沈睡去，有今不聞。異日制度，新云興邦，四萬萬人之虛之邦，而不相得辨之喪之者幾希矣！數十年間，海內才智有志之士，曠多沈淪政潮，無庸以終，然魁異奇傑志行峻然，數十年如一日，學問氣節，足爲一代青年範者，不無其人。曠時而生者，固多志氣事成，聲名播溢，尊榮安樂，人所易知。獨先時而生者，其所去無一不拂戾，其所不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極；或擊國激殺，或下天降禍；甚乃囹圄橫死，轉手流竄，而其學問之淵博，道德之高尚，理想之宏遠，熱誠之深厚，毅氣之矯傑，意志之堅強，均極絕一，並時無匹。殊當時爲舉國所嫉視，又何偏於順勢導逆勢敗之原動力，歷千古而不變哉。聞二十世紀新中國之史書，俾數百年後德性思河之派流，其學術思想，精神事業，皆其最後之戰勝品。此爲時人所譽，招時人所拜者爲太多矣。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晚近數十年間，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最劇烈之時代。內受專制之毒，外遭列強之侵凌，我國民感受兩重壓迫之痛苦，政治上社會上一切之制度典章；學術上思想上一切之系統信仰；均呈動搖不安之現象。舊有之文化，既已漸次破壞，失其信力；而新興之思潮，又未能適切需要，貫徹其傳；以致舉國惶惶，靡所依歸。窮人踴躍，奔走橫橫，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呈繽紛之花樣，五光十色；滋矛盾之能事，森楚刺毒。議論無重心，風化漸沈淪。狂瀾已倒，雖爭砥柱之功；木灰既死，恐無再燃之理。余閱國內顯學新書，二十名家，片言隻詞，皆足以怙然欺人之說，求然當人之心；一舉一動，又皆欲籠罩乾坤，網羅乎民聽；顯其立場不

同，主張各異，而其勢至重，其影響甚巨，其任皆顯且極矣。讀此二編，此數十年來保守國體，無敢運動，革新運動，與革命勢力，膠結勢力，血肉相搏之結果，歷歷現於目前。雖不備不顯，言論主觀，種種條件，而其學問人格，皆有其長可取，有當由此得出一度，以正學術，而展文化，是尤余之厚望也。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未來之學術思想，予備萬化，不知究竟，國內已成紛紛之象，無定規之可據；外來之學說，又非生存活制，效襲學步，所慮適關於吾國之社會，此各家所傳之所以為當前必要之問也。惜余才不足以動人，文不足以申意；且憤世譏諷，易流於激，一丁初學，辭意未周，讀有故我費解之忱，倘非口給之弊，則亦甚矣。雖然妻子累立，使於執筆；公私噴噴，處於北管；附歌備舟之中，泝火槽斷之下；舉動則周覽得失，衡論人物，亦以無可奈何之嘆，存十分忠厚之念，始於被縛之中，其慷慨之意亦或無幾焉。嗚呼！茫茫神州，曷無保守之責；沈沈學界，同殷憤仰之思；搜學務系統實用應務之論，得安讀則無謂矣。特之二士，轉二十家，非敢云備數獻，聊資檢束已耳。所恨生晚，故有不及聞其緒論，生者未獲備交實談，雖有二相顧，限於時事之各異，難圖久聚縱橫，幸爾揚帆，道闊錯愕之處正多，倘得風帆，實所余禱！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王雲五關於北平教育會



近代二十家評傳

近代二十家年表

姓名	字	別號	生年	卒年	籍貫	年譜
王國維	壬敬	觀堂	光緒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浙江海鹽	八十五
吳昌碩	伯暉	蒼廬	光緒二十年(甲辰)一八四四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浙江安吉	八十四
沈曾植	子培	定受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	浙江餘杭	七十五
柯劭之	鳳孫	寶如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	民國二十三年(癸酉)一九三三	山東濟甯	八十四
廖平	學平	六如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	四川井研	八十一
林紓	學甫	長蘆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	民國十三年(甲午)一九二四	福建閩縣	七十二
康有為	潤夏	長素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廣東南海	六十九
羅振玉	叔宣	雪堂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浙江上虞	七十
章炳麟	枚叔	太炎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	——	浙江餘姚	六十六
錢玄超	卓如	任公	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廣東新會	五十六
王國維	靜安	觀堂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浙江寧德	五十一
陳西滢	仲甫	仲子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	安徽懷寧	五十五
周樹人	豫才	魯迅	光緒七年(辛巳)一八八一	——	浙江紹興	五十四
章士釗	行廉	孤桐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	浙江餘杭	五十三
劉師培	卓叔	左庵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	江蘇儀徵	四十二
李大釗	守常	——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河北蠡縣	三十九
胡適	適之	——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	安徽績溪	四十四
郭沫若	鼎堂	杜衡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	四川資中	四十二
李季	季	——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	福建晉江	三十九

# 近代二十家評傳目次

排列以生年前後爲序

王闓運先生評傳	一	一四
吳昌碩先生評傳	一五	三〇
沈曾植先生評傳	三一	五二
柯劭忞先生評傳	五三	六八
廖平先生評傳	六九	八六
林紓先生評傳	八七	九八
嚴復先生評傳	九九	一二〇
康有爲先生評傳	一二一	一五〇
羅樹玉先生評傳	一五一	一六九

章炳麟先生評傳	一七〇	一八八
梁啟超先生評傳	一八九	二一〇
王國維先生評傳	二一一	二四八
陳獨秀先生評傳	二四九	二七六
屠樹人先生評傳	二七七	二九五
章士釗先生評傳	二九六	三一九
劉師培先生評傳	三二〇	三三五
李大釗先生評傳	三三六	三五二
胡適先生評傳	三五三	三六一
郭沫若先生評傳	三六二	三八〇
李泰棻先生評傳	三八一	四〇八

# 近代二十家評傳

王森然著

## 王闈運先生評傳

王闈運字壬秋，一字壬父，號濬韓，湖南湘潭人。生於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卒於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享年八十五歲。少以神童稱，三歲識字，十九補廩生，頗有文名。年二十即授城南書院於長沙，設帳教授子弟。太平天國時，參加鄉黨先賢會國壽之禮，勉勵於戰陣之間，彼時尚有一段佳話。蓋先生曾向會國壽勸告曰：與其支神此國朽之清例，不如代清例而統一天下。使曾國壽憤然不安。逮平之期，天下幾成湖南人之天下，同志皆得伸青雲之志，而先生獨還故山，耽於學問。光緒六年，應四川總督下賓禮之聘，監修成都之尊經書院。後因兵部尚書彭玉麟之請，擬辦南州之船山書院。又任兩湖書院院長，被任爲翰林院檢討。又任學部館閣副。民國元年十二月，爲袁世凱所強邀，入北京任國史館編纂，但不久仍歸隱於長沙。五年十月二十日，病卒。其爲人，其氣魄，舉凡四十年之編，史，子，集，無不涉獵，其學識造詣之深，可於兩軍志，莊子註釋，刑統釋文，及其他碑身之著作中見之。出其門下者甚多，皆一時之傑者也。當時以文學之中心則有名之白鹿洞（廬州）歐陽（長沙）石鼓（衡州）及文（河南）四大書院中，湖南僅有其一。故湖南學之風極盛，乃文獻之苑，始學清儒之輩出，固爲發揚之河，豈有固陋之草莽。故其情足以見其國之

湖南嶺學，即有先生與王先謙、張德輝三人，均以一代之名儒知名者，先生又與王、張之王文關係之文章也。近世能與之比德之學者，在維新中實為罕見。王先謙以前清之進士，入翰林院，長於歷史，名儒顯貴，多出其門，以書學黨之首領，與康黨對峙，辛亥後為新派所取視，避居田舍，努力著作，著有前漢書後漢書補註，及其他。張德輝為三閩中之少者，亦進士出身，又著文名，民國成立後，曾作湖南教育會長，收錄古書珍條，都三十五萬卷，其為人以一代之領袖，而談時事，增進奇蹟。（民國四年中且交涉，曾為維新之首領，以其住宅作大本營）故時人稱張德輝有古懷義之風，王先謙有醇儒之雅，王德輝先生有仙骨云。湘綺少時，弟於是氏，有女子愛之，以為上及國秀，其父在湘，微見其意，使其祖母問之曰：湘綺王生，向有文才，惜太窮耳。女子愕然，弟曰：窮亦不害事。其祖母曰：然則汝肯嫁者耶？女子益愕然，德輝湘綺。即奉夫人，為湘邸中姊也。今蔡氏頗諳其事，義明邸中外姊，私語如此。（見甲寅第一卷第三十四號魏林之奉夫人存人於後，無更於前，足為嘉話，本不宜諱，湘綺文中亦不及，殊為缺畧。謝堯云：湘綺弟某氏，有女子見之，愛其才高，父母窺其意，為遣媒氏，或已定矣，會有他故，事不得濟，女子絕望他死，即湘綺撰文其所謂采芬女子是也。據湘綺云，女子姓左氏，實未一見其色，然中有句云，初七下九，為忘其貌之時；玉蕊堪軒，蓋是同見之地。則不能謂之未見其色，昔陶仲青嘗評孟某，古詞雖紫玉歌，實為左氏女子作，湘綺書韻卷，則七夕詩所詠尚有蜘蛛扇角絲，戲象事矣。反正後，湘綺以長房女梅食，湖南籌辦譯局，且大設報社，賀，先生則紅頂花翎及袍褂擗挖髮而出，諒不特已補綴為一戲也，先生謂之曰：子母說，吾衣猶若衣，吾

髮猶若髮，皆外國製也，有何文野？相與一笑。昔鄭西古書讀論問曰：先生嘗謂曾思遠詩，有若論上將功多少，試問長江水淺深，是何義諦。先生曰：子意若何。曰：歸功水師。先生笑曰：否，此乃見慧生情也。是時曾餘金五十金，余報之以詩，身在江船，對水賦此耳。（見甲寅第一卷三十五號雜誌）

湘綺先生存於世，國人云：四書夫子，朱字多失其句法，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取。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等夫字之在諸詞者。曾嘗屬上句，夫我不詞，夫乃不員，世間那得有夫我乃之言。湘綺書讀論四古，易讀詞，夫易也往而察來（元句）而微則剛剛（元句）剛而常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辨朱之句讀亦失，嘗作夫易也（句）往而察（傳）察則微（句）剛剛剛，剛則常（句）名辨物正言斷，詞則備矣，為安。歸齊言似嘗作夫易也（句）往而察來（句）而微（句）剛剛剛剛剛常（句）云云。湘綺為之首肯，今所行則易王氏也。其用在前，則是夫易也往（句）往（句）者，川陳楚成說也。先生與李汝仙等結「蘭林詩社」，號「湘五子」。《治經通論》故章句，二十餘即有三善處，作《成禮讀十三篇》成學丁巳，舉本省鄉試，以貧就食四方，得上海東瀛海思所。已未，轉閱報館，大學士趙爾巽於其才，延館於家，奉之若師保，幾幾成與吾助，左支右之疑因以得解。俄天下方亂，將帥多開募府招其才，曾文正尤稱好士，酒暇既敗，乃定依文正部門軍，時幕下布衣皮起家為幕僚，雖身卑賤實與萬，先生因以寄自慰，不受事，幾公屏僚節，慮其延納，希法以繩吏胥，嚴刑以極奸宄，多見採用。迨公移良，曾僚事皆廢歸第了。先生仍舊客，往來軍中，每旬月數日則歸，曾文正於會慶節，公本報，但遠使有缺，先生笑曰：惟國以我為無能無事，應擢獎至小所也，直謝弗及。曾文正與師厚，遺囑即為贊，事復功成，應贊以

代，而先生受其遺事，文正且不自信也。又再設胡文忠公輔瀾講堂，徵小變法，感憤難言，文忠則不敏，復讀文正曰：南洋諸埠，十哲我師，而英荷佔之，且假道驅我，今士猶知兵，敢力初編，為時南洋代德圖事，文正亦謝不敏。至此，知事成之由命，設學之無具，乃德忌無復用世之一。惟出所學以報後進，于文正公實極盡重之，聘任成德書院書院院長。至之日，德忌生而告曰，治經於易，必先知其字含數義，不當盡行其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附答之辭，不足以知學官，傳後世，一洗三軌，乃可百端，明明然後治春秋。又曰：說經以體字為故，而亦圖說文解字之字為真。又曰：文不取及於古則亡法，文而學早乎古則亡意。當清季，國學晦塞，久鮮通儒，聞先生言，始知研經注疏讀史文選等。先生且有記，月有說，暇則習禮，（若鄉飲投豆之類）三年而士風丕變。其後海小，戴光，胡從前諸人，蔚為領袖。咸守家法，較之訪經學海所造就者殆有過無不及焉。其學成，還主長沙校經書院，繼移衡州船山書院，而所得士多遷於醫藥。宣統間湘撫岑春煊以所著醫書奉謝，得旨賜翰林院檢討，晉侍讀。人民國，僑為國史館館長，由醫凡起例，建奉。先生於學，初由禮始，致三代之制度，詳品物之所用，然後建春秋微言，張公，申何學，見夫乾惠來學者有注疏文章，皆法鄭孔，有解釋，無記述，重致慶，時論辨，讀者或十有輒思九臥，慨然曰，文者衆之所託，禮之所寄，史賴之以信後世，人賴之以為勸，則不修則意不達，意不達則國文廢，俗且反乎沉淪，况乎學孔所精，皆仰觀俯察之所得，字曰文，其若在天之於象，在地為象圖畫之跡，必其瞭然者也。今若此，文之遺幾乎息矣。故先生為文，悉本詩禮春秋，而通乎莊生之言，法律賦詩，而直而達之於理，使

圖書有所解，要其要而悅其心。求世爭利，則言利劣人心，其禍有甚於農，取實消亂，則推實亂之慮，其害必本圖害身，折中外之學說，探賾五經，舉折衷於聖人，味者不察，或以爲滑稽凡世，或以爲高遠不中世情，莫知微妙玄通，辨傳之所自來，徒賞其文辭，目爲文士，而通經致用，悲天憫人之衷，自劉冠以聚諸朝無一日而或忘者；惟其門同學之士，朝夕相應，咸莫之能喻也。所著周易說十一卷，尚書說三十卷，尚書大傳補注七卷，詩經補義二十卷，禮經說十七卷，周官說六卷，禮記圖四十六卷，春秋例及三十八篇，春秋公羊傳義十一卷，論語圖二卷，爾雅集解十九卷，凡傳問要，而兼采今古。湘軍志十六卷，是非之公，權衡後良史第一。莊子注二卷，墨子注七卷，史記冠子注一卷，楚詞釋十一卷，亦多新義。其書散八卷，六書附原，歐陽詞，較楚中義，衡陽縣志，桂陽州志等書，亦頗著名。文集八卷，數體淵源並賅，駢偶不沿六朝體。詩集十四卷，有多兵太冲之風。史輯八代詩選若干卷，唐詩選十三卷。家弟子復述新論，仿歸志作壬事二卷，介列爲附錄雜考。餘編尚多，未及錄其學者有并湖廬中，南江估錄，新律胡從簡，岳嶽字林宗，披貫生，致取長山官學教習，未及叙官而致，與德陽舉人劉子孫孟孫均湘輪弟子，汲古攷文，足觀師範，書經兄弟述摩小，剛地博通之。著致王配攷酌，讀文釋例，詞譜地志，并州行，其京師宮室攷補尚存，餘著古文尚書攷，禮經表，攷要凡例，通橋未傳，胡從簡字攷學，亦湘輪弟子，少貧困，編釋釋義爲括，年十九始讀書，刻苦自勵，三十爲邑庠生，尋爲編修書攷，以讀藏書，處處經訓，攷文難得學問中，試則唯此類者，按第一，選爲有制書院上舍生其爲學，融貫經籍，周禮大小說記並注攷博，湘輪初原，試文端冠端



所用，以士多無阮氏之解，圖從簡取證經記，曲折旁通，披為齊長，後成進士，用知縣，乞刺歸，家居治學，竟不復出。所著書有禮經攷，禮經釋例，周禮句詁，大戴禮記箋，讀書管窺，共六百餘萬言，蔚若繼晷晷之後，俱以夜分就燈下纂錄，五十冊許。從子念祖傳其學，文偉成江慎清代漢學大師列傳，並鄒漢勳王闈運（附徐養綱從節）皮錫瑞為湖南派古今文策采經學家（列傳第八）初本列刑始於常州派今文經學家（列傳第七）與武進莊氏存與，連用，較甲，有可，劉勳證，宋陳鳳，陳立，御典思，進德證，邵懿辰，後以，饒漢，斷章為一系，太炎謂刑始非常州派，其說雖難節，固亦兼采古今，且鑿刑官，（莊氏亦謂刑官，劉氏兼說書序，是知當時祇攻左氏，猶未盡攻「古文」也。述邵懿辰始攻書攻「古文」耳。先生生於邵後，獨兼古今，且鑿刑官，則亦不得云常州派也。）此但於惠棟二派外獨樹一幟，而亦不肯服從常州也。（先生少年，嘗至廣州，為陳仲庸制，不肯服惠棟，又與邵懿辰意見不合，故不肯多常州後塵。）於是擬刑始為獨立一派。曰湖南派古今兼采經學家，而以王先謙皮錫瑞附之。惟王先謙經學書未見，係皮氏經學通論中極力稱許，故擬列入。太炎又謂湖南經學，唯有京立湘派而已，攷其始，為邵叔綸輩，不過稍聞經義，王從劉章人經學，一意為古，文即故事毛鄭，發明雖少，然亦兼采古今，無神舒翼奉妖妄之見，皮氏先亦從吳皖二派入手，久之，以翁潘書繼，非自「今文」則謀生詩餘，故以此投時好，然亦不過不「今文」也。汪國垣作光宣詩壇點將錄（見甲寅遺刊）列刑始為詩壇點將，冠於一代詩人之首，其詩集十四卷，別集三卷，實一代詩人之冠冕也。先生發源門集詩二十二首，闕行篇三十章，以及四明詞，均為有關時代之稀篇絕製，尤以四明詞為最有名，係傳誦

一時之作。他如「人彭蠡望廬山作」云：輕舟縱巨壑，獨截神風高，孤行無四鄰，杳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測，揚帆欲浮雲，揮楫玩波濤，昔人觀九江，千里望神皋，浩浩開荆揚，泱泱馳秦趙，形遊豈能從，騁鳥與蟠螭，川靈騎桂枝，山客闔金膏，委懷空明際，愜然歌且謠。先生自謂俗人論詩，以爲不可人，雖義詞詰，此語實自樂節文，劉彥和。又云：不可人談論，則明七子懲枚蘇黃陳之敝，而有此說，是歧鍾史文詞而視之也。或不通其說，又屬冗呌而不成章。先生幼時守格律甚嚴，短步細趨，尺寸不敢失；及後貫澈，乃縱橫刀爲劍，點鐵成金，如此白阜湖二韻，是考案也。二十字中考證甚嚴，從容有餘，若不自注，誰知其處，鍾鍾鍾史，此之謂歟。其「望峯山作」有云：神山夙所經，未至已翹夷，况茲澄鏡湖，翼彼祥風吹，冥靈無定所，九面異圖窮，峭峯穴內蒸，橫石露巖奇，江潮泝無聲，浩蕩復延遲，呼風喚雲煙，漱玉吸澗酌，賞心不細聲，靈靈靈耐余，若有人世情，暫來試應酬。先生謂右與望廬山詩皆學「雲石帆海」，（按荆靈運有詩「雲石帆海一詩」）光陰往來，神光離合，五言上乘也。陳野潤湘綺五言古沈隱於漢魏六朝者至深，無之古人集中直與陳野潤，不必其爲湘綺之詩矣。蓋其守古法，不隨時代風氣爲轉移，雖明之黃陳七子，無以過之也。曠等僅謂于湘綺如三代法物，或疑解嘲，謂湘綺爲假古者，均違氣之旨，不足爲評。先生曰：古之詩以正得失，今之詩以養性情，原仍詩名，其用異矣。故吾嘗以漢魏至今，詩即變也，亦足成人助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誨爲本，專爲人作，今以託興爲本，乃爲己作，史遷論詩，以爲賢人君子不得志之所爲，即漢魏詩矣。詩主性情，必有條律，不容臆响放蕩，曠等更無過矣。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無所感則無詩，有所感而不

靈敏妙則不成詩。生今之世，習今之俗，自非學道有得，超然塵世，焉能發函中，感而神後。就其近以求之，觀古人所以入道，存心之所契合，極游涵泳，積久有會，則詩乃可言也。其功似苦，其效至靈。究而論之，如屏龍刻練，無所用之。人生百年，幸有可樂，殊不必勞心於至苦，運神於無用。故余之論，未嘗勸學詩，誠見其難也。然余平生志趣學問皆由詩入，則天性所近，工夫自然，初亦不料其通於大道，有如是效驗也。孔子稱唯不習於禮，則神於樂者向有不達，斯古人之異與。學詩當細觀古人之詩，唯今人詩不可觀，今人詩莫工於余，余詩尤不可觀，以不觀古人詩，但觀余詩，徒得其難浚摹倣中，愈無主也。總之，非積三四年不能滿知古人之工拙，以三四年之工力，治經學道必有成，因道通詩，詩自工矣。若性好文采，樂於吟咏，則由詩悟入，亦自捷徑，而非可強求也。（王志論文字陳深之）鄭振鐸氏文學大綱謂王闈運李慈銘同爲研文大作家，亦有名之詩人，（按慈銘字燕伯，號黃客，浙江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一八二九生，一八九四年卒，有越縵堂集，自奉詩學關詩，）此二者皆專意擬古者，闈運尤力追漢魏六朝之作風，較之運家之有高視古人，獨闈門戶之氣概者，自當爲之低頭，是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他者也。民國肇造，維紀僅然，先生躬之共，嘗爲之聯句：「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頗爲「旁觀者情。」又曰：「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卺，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可見其疾世之深也。余謝世大中華雜誌，有先生詩文共夥，因未收集中，附誌其目於此：

王國運先生著述之見於大中華雜誌者：

卷九期、 發表年月日、 題 目

一卷九期 四、九、二十、 大影夜詩存序

一卷十期 四、十、二十、 主日讀夜書作寄袁誠齋四公子

題後讀讀詩

題袁抱存公子流水百條賦詞

題焦山

一卷十二期 四、十二、二十、 法源寺留春會宣集序

題陳小石水流雲在圖

七夕立飲作

黃圃夜泊

一卷十二期 四、十二、二十、 游換新亭記

袁敬榮仲素園亭設茶區賦作

八月一日讀齋

王國運先生評傳

和陳小石、

二卷一期 五、一、二十、

贈作詩之法、

題蘇雲間策圖

拜星月慢和樊山七夕詞、

二卷二號 五、二、二十、

題陳伯曾仙岩十八景

二卷三號 五、三、二十

丙辰正月初二日題記小石尚書即用蘇台集正月二日詩韻

二卷四號 五、四、二十、

七夕立秋作

黃田夜泊

二卷七號 五、七、二十、

鄭蕪園詩集序

陽夏錢席夜還有作

同館蘇前輩設饌藤嶺寺兼迎左翰事洗康夜歸感謝

答訪王承臣侍郎因寄訊天津舊館一首、

題伯厚永嘉圖、

二卷八號 五、八、二十、

上元夜歸和樊山步月一首

法華寺遊龍碑巨詩

二卷九號 五、九、二十、 張雨頌詞序

羅邦子抄讀書圖

中秋夜集沐舟觀察即席贈詩次韻奉酬教豐侍讀、

壬申秋還石門山房題壁三首

二卷十二號 五、十二、二十、

唐氏修辭序

魏森社被責立與聯

二日喜雪再疊韻

隨家食飲術和兩開花景

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六十六期大弼先生爲王湘綺先生誕生百年紀念小言

一文，紀述詳實，亦附錄於此。

壬申年陰曆十一月二十九日（即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爲湘綺王湘綺先生（蘭庭）誕生百年紀念。聞先生之卒，亦十五年矣，歸然一老，爲有清一代學士文人最後之靈光，處學道嚴，渺不復見。與慎齋并，感何如之。余於宣統庚戌之歲，聞先生於長沙。自顧歸歸無幾，讀先生之詩，心慕好之，而未敢遽爾見也。曾重伯先生一日出示八代詩選集本一紙，紙最古雅，筆跡蒼秀，感其其所自來，始知湘綺先生高

王蘭暹先生評傳

京運轉時，約朋好分鈔，而永州張叔平郎中世準復取其一鈔，藏之於篋，此後復爲湘詩之女廣索得，即以轉贈曾先生之元配。曾先生既悼亡，遂無繼其妻業者，惟湘綺知之，因爲手說其概。余方從曾先生學六朝詩，因令余效徐孝穆體試撰一序，曾先生持示湘綺，湘綺問余年，大爲稱賞，手加評點，自此盡人譽不泯口。其年，余成婚，手書一聯曰：「詠風早誇才子筆，作雋官同柏門知」，下句指余爲曾文正外孫婿也。旋又手書一詩，謂余年未滿冠，文筆浩博雅正，方爲作家，頃來同學，爲要求友通經二義，以贊清庭之潤。詩曰：「離風方宜世家給，傳家詞筆情清新，香奩百篇雙花勝，詩酒三元嫩柳塵，求友須交異國士，地經別作濟時人，莫言一日能千里，解情分陰故愛春。余奉教於先生，以論文談詩爲多，而研經始未及也。改五而還，一過先生於長沙，值八十壽辰預餽之。再講於北京，方爲國史館長，則意興已少衰矣。自是無緣更見。追憶先生門生無於方州，余爲最後著籍之一人，今亦四十，履歷漸蒼，憂患頻經，舊人零落，學問事業，兩無成就。先生宏獎風流有過中郎，而余海游故人同於王祭，豈惟爲學構想，身世之感深矣。先生生於道光壬辰，曾觀屢承平之域，金田亂起，流轉兵間，以漫遊之身，徇交當時公卿將帥，乘直署，記所聞，至今猶留信史，蓋並時無兩，湘軍志成，爲曾忠義所感，先生亦畏禍，寄書門生，令毀其板，然卒不能禁其流傳，余尤喜讀袁津南賦及詩集中曾部門寄曾總督書，宛然如見當時情事，其江南賦爲劇所拘，且校擬過似，若部門詩其神明於杜律之外，又獨行諸一卷，直叙瑣事，別爲一帙，皆能合文學歷史爲一者，近古未之有也。胡適之符譽其題劉官威書以一時，情其本事不明

，其實遺余所聞，哀江南賦詞皆自注，則本刪去可惜耳，余侍先生日淺，未及求得詳注，其時年稚，亦不知舉以為問，惟校中向有所鈔先生批點八代唐詩兩選，外間頗不易見，先生詩逾八十，著述繁多，每一書皆有重刻之本，即以唐詩選而論，余曾閱一本，較今本所收為多，如嚴隱平泉上相東征日一詩，筆力意地皆絕，先生之詩壇頗有從此出者，似不應注謝也。湘綺樓詩集有登錄七言律者，雖非先生所自存，然細小冷峻口齷詩亦絕唱也，先生七言律存稿於日記中者尚多，如轉成一卷，殊為佳事。先生著述皆隨時隨地刊刻，其衡州刻本，皆為湘綺樓全集，冠以年譜二冊，先生之長君伯死所撰也。即取材於詩文日記，似次極佳，尤為年譜中之上選。惟先生遺稿尚多，竟未能續刻，日久散佚無存，不知其子門人尚能竭力謀之否？南望湘水，慨想不已！觀先生年譜，知其一生學問最得力時為石門歸隱之十二年，先生於成豐中遷居上京，為虛暇客，虛在立功名，虛敗而先生浩然歸去，絕意仕進，不復出山，雖經黃史，情在是時，而詩壇亦自此始益博大，使先生不過挫折，虛向風塵奔走，未必有此成就。然先生以處士終，非學始顯，其自挽之聯云：「縱橫志未就，空餘萬跡滿江山。」晚年傲岸之氣尚爾也。先生以骨鯁更甚其名，意所不可，輒嘖嘖弄，無所不至，然中懷實和易清澗，談言微中，聞者解頰，有曼情滑澀之風，而無橫夫厲坐之態，持侍優遊，尤宜氣動於，正襟危坐，終日不語，蓋觀其人而學其處焉。先生雖下而外顯，目如電，聲如鐘，步履如飛，愛敬之厚，蓋無與比。平生早眠早起，無懶惰之嗜，亦養生之道有異於人，故其精力備滿，遺稿尚多。所著書皆手自寫錄，每種不止一本，其書後綴以



，無一筆苟，又不輕有誤字，晚年題詞文字都不具筆，零星題記序贊之屬，蓋不可以數計。既無人錄，亦不存集，誠可惜也。先生中歲以前，刻意爲文，集中如采芬女子集志銘，專仿玉臺新詠序，廣州興師書，專仿大雲寺鉢書，皆筆影難過甚，晚年隨意行文，有水沈雲在之重，灑出兩漢，雅正樸茂，橫行自然，絕不經意，則他人刻意爲之者不能及。湘綺樓集雖先生所手定而糟粕未除，精英未露，惜無起而釐訂之者。湘綺主蜀之尊經書院有年，蜀士化之，王學之盛，轉在湘衡之上，易世而後，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然蜀道艱難，楚芬收絕，先生靈光，較之同時大師，豈有遜色，夫今不同，恐全華版本漸將散失，湘堂寫定之書亦不復在人間，斯亦門弟子之秘也。哀竹感舊，郵筆惘然！

## 吳昌碩先生評傳

吳昌碩先生名復，又字倉碩，生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二）卒於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享年八十四歲。浙江，安吉縣人。號壬子，先生壽七十後，以字行於世。書自署曰缶廬，曰苦鐵，故海內識先生者，亦以缶廬與苦鐵稱先生。又有蒼石，破荷，大野人，老缶等別號。曾祖諱芳南，隱居不仕。祖諱淵，父諱辛甲，世父諱開甲，皆舉於鄉，先生遂以文學世其家。然少遭災亂，初不措意仕進；中歲以一官居吳中，隨資勢至直隸州知州，曾任安東縣一月，即謝去，則先生無意於仕官可知矣。孫慎工君編文瀾辭典，曠以舉人仕官江蘇，在官十餘年者誤也。初先生以篆刻名於世，晚復肆力於書畫，蓋於文藝有篤嗜焉。書則兼法篆隸，而略參已意，隸隸，真，行，草，率以篆籀之法出之。先生許石鼓，用筆取隸法，灑練遒勁，可以觀美。趙之謙作篆時，不主故常，隨時有新意；先生作篆，亦不主故常，故亦隨時有新意。但趙之新意，亦以剛趨取勢，所以無常大體；先生則極力避免掉心起齒之狀態，以三代鐘鼎陶器文字之體勢，托其其間，故較趙為高也。先生以字名世之後，海內外承襲之士，均以郭字為不足學，皆學先生。惟其所學者，只先生之字體耳，不知先生所書，件件各異，又豈徒學體！是不能不暨顧先生魄力之偉大也。先生之畫，則以松梅，以蘭石，以竹菊，及戲作鳥蟲畫，間或作山水，摹佛像，寫人物，大都自闢町畦，獨立門戶，其所宗法，間歸於八大山人，大癡子，若金冬心，黃小松，高且園，李復堂，吳讓之，趙悲庵輩，總皆新耳。先

生於家而研習爲尤深，所用刀鐮鉞而鈍刃，異於常人；用以治印者，分朱布白，結字構體，一本於秦漢印範。書宗元青關先生治印，當代誠無其匹，即王元章始創花乳石印以還，鐵削之妙，能齊於先生者不數繼也。是以得者，爭藏弄之。先生復耽志於詩歌，奇氣益溢時，以真樸排異勝。書宗元青以擬杜子真吳野人，論者許爲知言。文不有作，然其考證金石，或自爲書畫題記，下筆羅縷數千言，雖工於文者，見輒歎服。蓋先生幼居於鄉，既嘗博學，官吳下，所與爲師友者，如楊嶺翁規，任伯年頤，吳瘦綠山，施旭臣谷升，均市補華；譚仲修歐，吳澍樸堂，恽壽大旼，潘鄭齋祖蔭，胡公壽之倫，皆爲東南一時之雄彥，相與討論評議；故所得爲獨多也。其中昔所最服膺者，惟顧翁與伯年，以書畫師承在二君耳。

先生軀短，頰頰豐皙，細目而疏眉，年逾七十時，鬚髮尙無白者，眾之者四十歲許人，自斷以髡，然詞令諧妙，見可喜之者，傾談忘倦。初聘妻章氏，咸豐十年安吉被兵，與先生母萬夫人，先生之弟妹同及於難，先生每憶及日，感悼不置。後娶施夫人，生丈夫子三：育，早薨。涵，遇，皆儒雅尙學。涵，刻印；遇，畫山水，亦均有先生風。女子子一，工隸書。婿烏程邱培涵學農於美利學。有孫三人。先生所著山陰詩集四卷已刊，其未刊者有若干卷。在廬近錄一卷。題表詩詞雜文銘跋之屬，則編爲別集。又在廬印存若干卷，吳昌碩先生花卉畫冊若干卷。（涵委權藏版）先生官安東時，江北多盜，苦緝捕，且性疎放，不耐煩劇，蒞官一月，即休去。嘗書海上，忍苦耐貧。先生自言三十始學詩，五十始學畫，積數十年之精力，所成如此，亦云勤矣。作字遒勁，不事古法；畫，闡一代之新元；所爲詩，多自在流出，音節振拔；篆刻長古不似；是以國內

人通文藝者，固無不知先生也。然海外慕先生者，實以金以來者，踵相接，可知先生之聲譽矣。先生弟子，遍海內外，陳衡恪，王賢，最著名，其後流家，能繼先生而著者，爲齊白石翁瑣，王一亭，在今皆爲國畫大師，堪爲一世之盛宗。按白石翁名瑣，字濤生，號白石，童時曾習公輸之術，故又號木居士，湖南湘潭人。幼聰穎，喜繪畫，人物山水花卉蟲鳥之屬，無不精，是皆以師先生也。書初學冬心，詩宗放翁，而治印由先生之門進師秦灝。王湘綺先生見其畫，甚欣賞之；及讀其詩，益覺其才，收爲弟子。白石既得名師，交遊日廣，而學日進，其創作亦皆以進得自然之精神者爲上。畫山水，古人嘗推石濤，畫花卉，古人嘗推齊璜，今個人則推白石也。其傑出先生，於此可見。白石見解既超，故作品之意境，愈深刻而益新穎。法國大畫家克羅多，謂先生與白石作品之精神，與近世藝術思潮殊爲吻合，稱之爲藝術界之創造者。日人之定稿先生及白石畫者，與必數千幅，其爲外人之推賞也如此。師曾少好爲詩，又工畫，雖遊日本，習醫科學，然所好仍在文學。蓋爲自性所求，廿餘年來，作吳興畫，細牙神圖，好讀奇書，可得笑呿舌之事，則見畫出；雖游山經水，訪之不虛也。師曾處其間，若無所聞見，飯衣草食，破綻故精，二三農友，歌嘯聲好，以自得其樂，而益乃益進。師曾讀先生，亦以友緣，以性和易能給人之求，故流傳者多，其詩與好題句，故師曾之詩與畫，恆相繫。今承教原先生之訓，又讀於師曾畫首先生之時，學者漸進，其所作乃一易其筆墨間之氣，而出以冲和蕭澀也。其題畫詩，吳老有云：「造物竹樹狗，下山有臥圖；不才人幽閉，光陰古今同；問道齊法滑，讀畫白蘭蘭；是亦二耳聽，吳松大吟詩。」以文人之畫，而發爲畫畫之詩，探之胸

體而歸乎造化，雖無意與若吟者者，較其長短，要大異乎纂錄鈔刻之徒存形貌，則可信也。師曾名獨格，別字槐堂，號朽道人，江西義寧人，住於北京。生於清同治十三年，卒於民國十一年八月七日，年四十九歲。著有中國繪畫史，不朽錄，詩集若干卷，陳師曾遺詩上下二卷，詩補一卷，譯文人畫之復興一集，撰文人畫之價值一集，曾充教育部編纂，北京大學教授，編輯繪學雜誌。王一亭名震，號白龍山人，年六十八歲，浙江吳興人。任國民政府服務委員會委員，導滙委員會委員，上海大連輪埠公司經理，日清汽船會社華經理，上海麵粉交易所理事長，上海昌明藝術專門學校校長。已未秋，與先生合作「流民國」，以壽縣，古無轉關以壽縣者，有之自宋鄭使流民開始。民國八年，豫，鄂，皖，蘇，浙，五省，山洪暴發，其災區不下六七十年，其災黎不下百數萬人，因作流民國，俾按圖以索者，感動其已崩已饋之仁心，以行其推食解衣之仁術焉。一亭為之序曰：「此特急則治標之方耳，若推原南北各省連年患潦之原因，雖大災流行，亦人事之未盡也。蓋各省之不研究水利也久矣，欲塞其流，先治其源，可以預百世之憂者，其惟水利乎！」新老為之題云：「聚財如石季倫，喪妻如陸麗華，似曾相識陽翟家，出入張蓋與輿，色空財盡走無路，海上何期渡中呀，米糶難乞饑難救，人心鐵鑄而泥填，自官有錢時，情德悔不早，人乞我不與，乞人烏足道，橫流洪水天覆玉，鄉曲或謂堪泛處，消皖吳鄂民其魚，遂中有詩哀流民，勸人移粟輸金銀，切勿視錢如命如此君，豐衣足食天所厚，祖宗培植兒孫受，風雨飄飄領回首。」（見流民國第一頁）又云：「大風拔木禾難起，雷電從之六合中，題句吟成淚滿臉，同思大厦杜陵翁。」（見流民國第二頁）又云：「溝壑幾願斷四肢，可憐行路見流離，帆

勝轉明無告，就要移取骨肉應。」（見流民國第三頁）又云：「願要無收草不青，風掃塵壑水奔城，種田今日田爲石，粉體心田看曉成。」（見流民國第四頁）又云：「本卷三重四壁虛，人非上古棄巢居，天能富我能窮我，寄語金銀漫以儲。」（見流民國第五頁）又云：「慈航道人本非女，化閉關見婦女身，相傳變相七十二，再以前報勸世人，靈山近在方寸地，淨瓶灑灑楊枝春，洗心革面大法力，蓮花世界無迷津。」（見流民國第六頁）又於最後爲之跋曰：「世間何事爲真實，惟有念佛法第一，人人是佛勿懷疑，直下承當莫驚惶，還須戒殺與放生，更要慈悲精除障，貪嗔嗔賊力斬除，回頭即岸苦海出，勿言等待且遲遲，過了一日少一日，失却人身再得難，此生念修休懶逸，能知自利復利他，勤行般若救難宗，恒超三界脫輪迴，大事因緣方了畢。」此日本非改品，故今已不易多觀。一亭始成，先生題句，極殊聯璧合之觀。辛酉，八月，先生年七十又八，自戲題其後云：「非昌黎詩，詠本居士，非文字碑，呼石人子，詩吾以念，而吾非范蠡，敢問彼都之賢士大夫，用心何似？」越人蕭宗元撰古詩話象記曰：「垂光作宋之詞，日本朝自文夫，爲安吉吳文高虛范蠡爲象，書成，既藏於彼都，又於彼其一，以貽吳文，吳文重違其意，不欲自私於其家，故人丁仁，吳潛，王宏，請爲宋虛范蠡於杭之內合印此，以爲都之盛典，爲范之慶也。代石刻記，用昭來茲。記曰：夫海山兜率，此自居易之喻言也；雙嶺弓衣，此梅聖俞之佳話也；然已流傳萬劫，當懷古今。至許詞之意浪仙，而詩之以念；處象之重慶節，而說之於世；吳中言事說上者放翁，平原贊詞賦輔韓者昌谷，方茲肅慎，足過等倫。況吳文存洛社之年，播翰林之譽，一於其勢自陶冰直列小生，適於其編同夢可無憾子，是以寸簡是實。」

萬城爭求。日本朝野，以仰其風；海上津航，時通其書；今以遠東罕稱，不能適量管轄；故如購國寶金，先此治成蒐蓄；積廣非鮮，形似得於傳抄；幸自鑄鍊，怪似假於剪影；何物生此軀軀，傳神在其阿堵，大有自飾，揮其本旨，四大無我相，千秋任以人傳，此則彼城山下，君道圯上之老人；珊瑚桑海，可伴星居之處士矣。蓋成於是歲，某月某日，真象於某月某日，時非元祐，爲題東坡笠屐之新圖；鄭近康成，可擬北海衣冠之盛事。敢告來者，永式令聞！」名重一時，藝林勝典也。

先生身兼兼長，妻以印爲第一，其自道亦云如是。今所流傳在印存四集，三四集乃由他人編次，未加選別，寧有不能堪如人意處；至如初二集所錄，清剛高渾，純乎漢法，可以沒吳神矣。清代印學，遠遜前朝，惟刀玩石，實餘有徒，共以此名家者，亦不一而足，若求魄力大，氣味厚，丁敬而後，惟先生一人而已。身兼兼名，播休域外，非偶然也。顧世之稱先生者，雖曰顧古論鼎欽歎，不備備師法漢印，不知先生不可及處，端在鑄造，如「安吉吳健章」、「穠荷亭」等印，丁敬不能爲，諸家應退舍，豈過論哉。先生成名後三四十年間，瀛海內外，靡然向風，三尺童子，皆知安吉吳氏，而解操盤，即相效效，覽其形而不能通其意，視其具則不勝喜乎問，汶汶亦訛，後人遂得其真傳乎！先生有趙之謙之志之勸，爾才力適之，故能取其靜澗隱微之筆，以匡矯時流之昌被，別造之精，可謂斬無古人，而致磨澗，自闢蹊徑，實開近世未有之奇也。

先生爲鑄印之傑，其所繪花卉，獨窮古代之英光，可謂開東亞之奇花，發神州之寶蘊，其影響於中國美術，雖不同於往昔，後世有應物與畫之創作，實以先生爲規範也。先生之言，極多精闢，費人所未見，蓋以文

人之意態，含有美之胚胎，借外物之形以發洩之，而求得其共通之神采，不必斤斤於一毫一釐也。故其畫之形式單純，色彩沈厚，其筆氣最粗闊，有生命力，富創作慾，深合於時代之精神，故後世名之爲新道文人畫。雖稱之爲吳顧派。此派之開山始願爲石濤上人，名蘊濟，號清湘老人，又號大滌子苦瓜和尚。明此既履，他悉隨之矣。隱居空門，與王烟客同時，其上無所師承，無一定之章法筆法，江南推爲第一。其次爲朱耷，號八大山人，又號蘊庵，亦明之宗室，而隱於浮屠者也。以持八大人覺醒，因以爲號。所作章法疏淡，形式神隲，名重一時。此外更有石溪上人，亦不拘於法度，而自立宗派，有蟬蛻塵埃之致。之三子者，其畫雖難辨，其放逸狂野，不受一切繩絆則一也。先生宗其放逸狂野之意，而自由創作，以創作爲藝術，以國畫基礎爲可恥，運國畫之筆法，寫正統之邊相。於先生道作中，最能令人感興味者，即其寫畫之作，如怪鳥，牡丹，佛像等，不師前人之章法，作畫皆於中央取勢，精神聚於畫幅之中央，用筆取中鋒，處處盡其筆而無一點之欠餘氣，所謂爐火純青之候，先生獨得之矣。陳師曾作荷花之時，中鋒直下，一氣貫注，力含於內，而外無燥燥之氣，顯畫用筆尤純厚，其深淺之間，可分之而得五采，純乎以先生爲師法者也。

論者謂先生一生所畫之字，與晚年所作之顏色花卉，其筆畫淋漓，精神飽滿，自稱絕品；但寫畫之作，過於放逸，不知究竟所寓何物？未符非其流弊。今日宗吳氏者，學不兼心，而即徒得其形似；但於其筆力，於其精神，則萬不得一，蓋爲文人畫派，寫其胸中之意態，發洩其飽滿之精神，可以觀感，固不可以摹習。自畫派分流，而畫爲工人之事，與詩所謂，雖所京六代不乏名者，心摹神其軌，則固仍不變，故畫者相傳起



唐王右軍懷時人畫。然後趨由筆生，法隨意轉；言不必宮商，圖邱山皆備；機不必比興，即草木成吟。可謂備他於此盡封，盡府所為拓境。至使工師避席，文人阻遠，歷宋元明若李主運村盡文二應倪黃唐沈之屬，徒誇其風，憤而斯絕。迄於有清，始三百年，文章之家，馳譽於是者指不勝屈，幾於能離千家，人稱三絕。即名賢高士，為之或不工；苟一弄筆，都成妙蹟，觀之者彌難，得之者彌貴。則又豈以人傳，非尋常零別比矣。以是專門名家，有所造作，即其優長，亦祇恃以能品；若亞於此，則等諸自飾，軒輊未過，不不滋多。惟是論其精詳，形質為優；論其超妙，神情尚已。畫家多求之形質，文人務竹其神情，生死之分，兩途所由升降也。夫物有常象，事有恒狀，此形質也。工之所程，人皆得而至之。神情者惟其事物，象其變化，雖心靈手敏，猶恐即盡，何暇刻刻盡之，畫景錄神？故人或一至焉，時或一至焉，譬如悅德得象，乃中玄機，天然之美，多真隱秀，所以觀感之資在此而不在彼。又况翰墨所流，皆詩畫之萃；情性所託，多蘊藉之妙；噴世之思，賦凡之想，惟共有之，是以似之，此豈丹青之所為役，跡筆之所為工也乎？賢聖夫畫家之絕詣，莫不逼真，雖然其去真也，亦終有別矣。夫不似即真而輒以為工，何為離形而虛變得似真，至於善可矣；獨不能至於美，美之與真，各極其反也。驚美則離真，求真則失美，以文人之美，常參造化之機；畫家之真，層階驚犬之跡，所擇不同，天淵所判。若夫由近窮遠，即虛取實，冥心孤往，博搜多資，智狹非馬之材，心細離觀之伎，漁鱗寄於皮嗜，會品時於衣坐，則文人優為文，是以觀於所作，如見其人，文人之畫，有人存焉，畫家所為，唯物而已。如此奚以觀觀者之心，而人文翰之域哉。先生者文人也，非畫家也。先生之作，文人